

從廣州話看社會百態

俗語，今有稱為「潮語」，即當時民間常用之語句。廣州話俗語的出處非常不簡單，有些是過去中原文化的承傳，有些和古代的一些神話、人物有關係，亦有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關係，非常有趣。廣州話俗語每一句都有其背後的故事，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象，因此有很頗強的生命力，能够流傳至今。如「紮炮」指捱餓；「跔墩」指失業；有些則與當時的社會風氣有關，例如「三唔識七」、「一戙都冇」等，則與賭博有關。這些俗語有些被遺忘，有些卻不知其出處。

廣州話俗語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象，但亦往往隨着時代的轉變而消逝。從俗語中了解過去社會民生，檢視社會的發展。

個男主持見老婆出國就「擒擒青」約小三行街，佢梗係「坐定粒六」，諗住今次「定過抬油」，無死啦！點知竟然「搞出個大頭佛」，畀啲雜誌狗仔隊影晒相，仲唱通街，「呢鑊杰」啦……仲唔「六國大封相」！都唔知點「收科」……

擒青 -- 匆忙、心急

擒青一詞出自舞獅。南方舞獅，少不了「採青。」所謂「青」，就是把一封利是，綁在一棵生菜上。「青」有「高青」、「水青」與「蟹青」之分。「高青」是把「青」吊得高高的，「水青」是把它放在水盆中，「蟹青」是用圓盤蓋著。醒獅採青，有祈求吉利之意。

「採青」過程有一套既定的功架和套路。獅子先要尋青，從遠處望見有「青」掛在門口，是「望青」不知真假，故作驚訝狀，是「驚青」。上前用腳試探一下，是「試青」。探清虛實之後，把「青」取入獅口內，是「吃青」。拿到「青」，在獅頭內將利是取下，然後將生菜從獅口拋出送還給主人家，是「吐青」。主人家接青有「接財」之意；收到主人家利是之後會表演一段醉獅，表示酒食豐盛，這就是採青最後一個程序，「醉青」。

但如果為了急於多收幾家的利是，不將所有套路表演完，就去吃青，會被視為不敬，亦被譏為「擒青」。

搞出個大頭佛 -- 搞出麻煩

每當喜慶、神誕，都會有金龍、獅子出現。南獅在舞動時，總會有一位頭戴大頭佛面具的人在前面引路，後面跟着舞獅的和敲鑼打鼓的一群人，這群人看起來都是跟着大頭佛後面，由他引來，由此引申出用大頭佛比喻帶來了一大串麻煩。

定過抬油 - 辦事一定成功

從前香港有不少出售花生油的油莊，油莊內設有油槽，自榨生油。榨生油的方法是將炒過的花

生放在油槽內，利用人力將木楔迫壓花生，令到花生的油脂溢出，從油槽流至出口處，再用木桶將流出的花生油載起來。每桶生油淨重十五斤，一對木桶即三十斤。油行將生油批發給零售商，便由油行伙記將兩桶生油抬往零售商處。

負責抬生油的伙記必須受過訓練，因為抬油不同抬水，抬水的時候如果身體搖動，桶內的水溢出流在地上，是無關重要，但如果抬油好像抬水那樣，生油溢到地上，損失就大了。因此抬油伙記抬油時，身體要夠穩，步履要夠定。「定過抬油」表示一切像抬油時那樣穩定，不會漏走，有成功之意。

放飛機 - 不守信用

1911 年香港上空第一次出現飛機，不過當時是作飛行表演由於該次飛行表演在沙田舉行，鐵路公司特別安排專車前往，並發出通告：「三月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一連三天，在沙田站附近演放飛機。鐵路局特備專車來往沙田與九龍站，頭等來回票收銀二元一角，二等一元一角，三等三角五仙。」

表演舉行首天，火車載滿觀眾，前往沙田。沙田海灘搭有竹棚，並有樂隊演奏，連港督盧吉也前往觀看但因為當天風勢太大，飛機未能起飛。第二天掛起藍旗，天氣不好，表演取消。第三天，掛起紅旗，表示水漲，因為飛機是水上飛機，潮水漲，不能降落海灘。終於延至 3 月 27 日，中午一時十五分，成功起飛，但因風勢太大，只飛到離地面六十呎，便要降落。翌日，主辦飛機表演的遠東航空公司刊登道歉啟事，一場盛事便草草收場，只餘下一句「放飛機」。

新澤西 - 食水深唔入得口

1953 年 8 月 20 日，美國第七艦隊一艘主力艦新澤西號到港，該艦司令卡拉克中將宣布，由於該艦排水量達四萬五千噸，食水太深，未能進入鯉魚門，只能停泊於將軍澳海面，但歡迎市民前往參觀。

8 月 24 日起一連三天，油麻地小輪公司派出小輪載客前往參觀，但不能登艦，每日三班，收費一元。一時間碼頭大排長龍，等候接駁小輪。由於太多人，有關方面公布，市民可以自備交通工具來往該艦。結果私家遊艇、電船仔、木船甚至舢舨等傾巢而出，爭相觀艦，甚至有人打架，有人跌落水，混亂非常。直至新澤西號開走，才回復一片平靜，但留下了一句口頭禪，泛稱廚師剋扣買菜錢者為「新澤西」，即食水深，入不得口。現也引伸為謀取暴利。

山埃貼士 - 輸死人

貼士是從英文的 Tips 翻譯過來，即提示之意。山埃的學名為「氰」，分固態、液態及氣態，固態是白色粉末狀結晶，誤食逾二百毫克，可於半小時內毒發身亡。山埃加鹽可變成氰化鈉，本身

不會燃燒，但遇潮濕空氣或與酸類接觸，則會發生化學反應，釋出劇毒，人體可經呼吸道感染致死。

1955 年 6 月 29 日，深水埗大埔道五經堂印刷廠，發生山埃中毒案。香港早年的印刷廠有包伙食的傳統，稱為「福食」，是東主提供予僱員的一項福利。事緣當天，五經堂的工友每人科款一元，交與伙頭特別加料煲湯，伙頭到了桂林街一家藥材店買了杜仲、淮山、杞子等七樣藥材，連同豬腳同煲。當日上午十名工友在飲完豬腳湯後，腹痛如絞，伙頭未等到十字車到場，已經喪命，其餘九人送院後，下午八人中毒死亡，唯一生還的余姓工人，幸好只飲了一口湯，覺得有苦味便不再飲，只食了兩件豬腳，得以逃出鬼門關。後來經過警方調查，湯內有山埃成分，可能是伙頭誤把山埃當為梳打粉來洗湯煲，或者是把山埃當作鹽來調味。

山埃在印刷行業中必不可少，該次事故之後，香港的工業山埃必須染成橙紅色，稱為紅山埃。亦因為此次不幸事件，香港人才認識山埃這種劇毒，又創造了「山埃貼士」這句俗語。

北角過啲 - 例遲

北角西面以前叫七姊妹，上世紀 50 年代，南來的上海人帶着大量資金，紛紛在北角買地投資，北角從此多了「小上海」的稱號。七姊妹區的英皇道就開了一家麗池花園夜總會。創辦人李裁法據說是上海青幫頭子杜月笙的門生。

麗池夜總會長期有菲律賓樂隊、歌手駐場表演，亦舉辦過「香港小姐」選舉，此外，又有酒店、餐廳、酒吧、半室內泳池、小型碼頭、小型高爾夫球場等娛樂休憩設施，對於六十多年前、剛經歷戰亂不久的香港人來說，確實是一種矚目、嶄新的體驗。後來夜總會結業，原址改建為住宅，名字也叫麗池大廈。麗池，廣府話諧音例遲，於是北角過啲就係例遲。

電燈杉掛老鼠箱 - 高矮懸殊

1894 年香港發生鼠疫，病毒是由老鼠身上的虱子傳到人身上。衛生部門呼籲市民，合力將死老鼠放進內有消毒藥水的密封鐵箱之內，以抑止病菌蔓延。衛生部門把老鼠箱掛在每條街道的其中幾條燈柱上，方便市民一旦發現死老鼠即將牠們放進箱內，再待市政署的工作人員前來收集和清理。初期街燈的燈柱是用木杉製造，故稱之為「電燈杉」。

由於電燈杉極高，但老鼠箱很矮細，掛在一起成了強烈對比。「電燈杉掛老鼠箱」通常是形容情侶高矮懸殊的特徵。

洗太平地 - 一乾二淨、清袋

「今日輸光輸淨，又試洗太平地」。十九世紀末，香港發生鼠疫。鼠疫又名黑死病，是高度的傳染病，歐洲曾因此病死了三分之一人口。這種病來自老鼠屍體，由鼠蟲帶菌傳至人體，輾轉再

傳，為害甚大。當時的衛生條例強制消毒及清洗街道、房屋，未發病的區域亦要清洗。

到了指定的一個晴天，政府在街中準備一個大水缸，裡面裝滿白色消毒藥水，居民要將家中所有家私木器放進去浸，曬乾後才拿回家中。居民叫這種行動為「洗太平地」，使到人人太平。後來，掃蕩罪惡、清理黃、賭、毒，都稱為洗太平地。再引伸為一乾二淨。

火燭鬼 - 心急

香港開埠初期並無消防局，香港消防處的歷史源於 1868 年 5 月 9 日刊登於香港政府憲報的以下文告：「依照法例，總督有權從警隊及其他志願人士中挑選合適者組成一支隊伍，負責本港的滅火工作…… —— 根據本條例成立的消防隊伍命名為香港消防隊，由香港消防隊監督統領……」。當時全港消防隊有隊員 62 名，另有大約 100 名華籍志願人員輔助。除了華籍義勇消防員之外，其他人等皆從外籍警員中挑選出任。當時消防局是隸屬於警署管理，平日如無火警，華籍義勇消防員則無須在消防局內候命，亦無工資。

1857 年中環威靈街五號警署落成。1868 年消防隊成立，第一所消防局就設於警署內。消防局只有一名師爺駐守，當有火警發生，該區的火警鐘響起，駐守的師爺就會攀上瞭望台上，看看火頭何處，然後趕回台下，搖動銅鐘，召集義勇消防員出發救火，而在警局辦公的外籍消防員就脫掉警服，改穿消防衣，戴上頭盔，趕來救火。

至於所謂義勇消防員，則是一批華籍苦力，平日沒有工開，就聚集在消防局對面的商戶騎樓底，聽候火警鐘響起。一聽到師爺搖動銅鐘，就立即跑進消防局，分別發動救火車，搬出帆布救火喉，放在車上，一切準備妥當，就戴上竹笠帽，拉走水車向火災現場出發。

荷蘭水蓋 - 勳章

「荷蘭水蓋」即汽水蓋。汽水其實是一瓶二氧化碳的水溶液，把大約 2~3 大氣壓的二氧化碳密封在糖水里，就會有部份的二氧化碳氣體溶解在水中，二氧化碳在水中就形成碳酸，汽水給人的那種刺激味道就是因为碳酸的緣故。汽水首次進入中國人的世界是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，由一首荷蘭貨船運來。汽水由是被稱為「荷蘭水」，因此汽水蓋便被稱為「荷蘭水蓋」。

汽水蓋是玩具，汽水蓋的底部是水松，小心把水松完整起出，把汽水蓋放於衫面上，再於衫的反面將水松壓入汽水蓋的位置，那便可以將汽水蓋佩帶在衫上，一連幾個，有如勳章，當裝飾用。今天以「荷蘭水蓋」形容勳章，源出於此。

另一種玩法多為男童喜愛，首先將已取出水松的汽水蓋灌以蠟，使其增加重量，稱為「蠟雞」，玩的時候，先在地上劃一個圈，每人把若干個汽水蓋放在圈內，然後輪流用中指及拇指將「蠟雞」彈出，把圈內的汽水蓋撞出界外，並取去，獲得最多者為勝。現在的汽水蓋已沒有使用水松，此

種玩意又失落了。

食色性也，食在廣府人眼中最重要。所以早晨見面就會問：飲咗茶未？中午見面就會問：食咗晏未？

有錢樓上樓，冇錢地下跔

所以當時流行一句俗語：「有錢樓上樓，冇錢地下跔。」飲茶，以前去茶樓飲茶的顧客都是一般市民，但當中亦有分別。當時沒有冷氣，有些茶樓樓高兩三層，窗戶多，空氣流通，夏天都很涼快，茶錢稍貴，收三分六厘；而樓下冇窗，較為侷促，茶錢相對較平，收二分四厘。

另一種最平民化的茶館只收二厘，就稱為二厘館。

摸茶杯底 - 私下商談

上茶樓飲茶，茶樓伙計會按茶客要求將沖好的茗茶送上，茶客會將茶杯放入洗水盅內，然後將滾茶沖入水盅，將茶杯再沖洗一次。由於茶很熱，令到茶杯也很燙手，手又可能不潔淨，不能用手將茶杯拿起，於是用一雙筷子夾著茶杯邊，另一隻手以手指摸著茶杯的底部，令茶杯慢慢轉動，使茶杯周遭都經熱水沖洗過。這程序就叫「摸茶杯底」。

摸茶杯底是上茶樓飲茶的代名詞與人有事商量，通常都會上茶樓邊飲茶，邊商討；但與「摸酒杯底」，意思有些不同。

斟 - 商量

斟，往杯盞裡倒飲料，例如：斟茶、斟酒。廣府人喜歡飲茶，飲茶時各人會不斷互相向對方的茶杯斟茶，這被視為禮貌。當眾人有事商量，通常都會約在茶樓飲茶，邊飲邊談，一方面談論，一方面互向對方的茶杯斟茶，於是「斟」成為商量、討論的代名詞。「斟世界」亦由此而來。

食晏 - 食飯

「食晏未？一齊喇！」《淮南子》有謂「日至於桑野是謂晏食」，因此午飯稱為「食晏」。由「食晏」引伸出來，將白飯稱為「晏」，亦可能與此有關，大碗叫「大晏」，細碗叫「細晏」。

食過夜粥 - 學過功夫

「食過幾晚夜粥，果然打得兩下」。

話說當年武館常在晚上練功，一眾徒弟在練完功夫都會肚餓，師母於是趁師傅教功時，煲定一鍋粥及準備好炒粉麵，給各徒弟在練功完畢後食用，「食夜粥」一詞就此衍生出來。

細蓉 - 雲吞麵

雲吞麵最早於清末民初在廣州西關一帶出現，相傳是同治年間從湖南傳入。廣東地區的雲吞麵在行內稱為「蓉」，有「大」、「細」蓉之分。

據說以前的西關大少喜食雲吞麵，但又食得挑剔，每每嫌大碗，食相有失斯文。為了做生意，雲吞麵舖遷就他們，將麵的分量減半，雲吞則不減，稱之為「細用」，與「粗用」對比而言，粗用是給粗人食的。細用後來就說成「細蓉」，粗用就變成「大蓉」。廿多年前去食雲吞麵，還有「大」、「細」蓉之分，到如今已無分大細了。

冬前臘鴨 - 隻癩隻

每年冬至前後是臘鴨上市之時，由於材料、時間、製作手工的差別，這些臘鴨有好有次，有肥有瘦，油潤香氣也不一，立冬以後北風增強，那時後醃製的為好，而立冬前醃制的就稍差些。但有些店鋪為了趕在立冬後有較多的貨源上市，於是在立冬前就醃製。

廣府人喜歡食臘鴨，一到年底冬至後就會到市場買臘鴨享用，而且會一對一對的買。為了能增加銷路，把冬前的臘鴨賣出去，店鋪就把一隻立冬後的臘鴨和一隻立冬前的臘鴨搭配一起銷售，一隻肥的搭一隻瘦，一隻大搭一隻小的，這就是「冬前臘鴨只癩只」的由來。一般是指兩個性格或者外型有差異的人走在一起，尤其是指夫妻，還暗喻有互補的意思。

壽頭 - 愚蠢

「壽頭」一詞與祭祀有關，也源於豬頭。清吳谷人《新年雜詠》中記：「杭俗，歲終禮神尚豬首，至年外猶足充饌。定買豬頭在冬至前，選皺紋如『壽』字者，謂之『壽字豬頭』。」豬被認為蠢，豬頭更被視為極蠢之意。所以「壽頭」一詞，即隱指「豬頭」。

砌生豬肉 - 誣告

昔日鄉中春、秋二祭都有分豬肉的習俗。拜太公當日，鮮豬肉會分割成一份份，重量均等，放在桌上，然後唱名，分配給合資格的鄉民，但不得選擇，此為太公分豬肉，人人有份。有說昔日警局有疑犯被落案時，有些執法者會將一些未能偵破的案件，一份份的放在桌上鋪砌好，然後要疑犯承認是他們所犯下，不得選擇，不能推卸，有如太公分豬肉，此為「砌生豬肉」。

攝灶罈 - 嫁唔出

昔日家中廚房都有灶頭，上面放炊具，下面有灶口，以便將柴草等燃料放入；但一些大戶人家的灶頭較大，放柴草的灶口設於灶頭後面，灶口和廚房牆壁之間留有一條狹窄的通道，稱為灶罈。通常廚子是男姓，站在灶頭前面煮餸菜，而俗稱妹仔的年輕的婢女，則在灶頭的後面按廚子的指示，將柴草放入灶口。妹仔要放柴草，就要攝身走進那條灶罈。妹仔通常都是雲英未嫁，因此攝灶罈就成為未嫁的代名詞。

石狗公 - 充班 - 魚目混珠，冒充

石狗公魚學名為白斑莖鮠，外形與石斑相似，是石斑近親，體形短小，難登大雅之堂，故一直屈居廉價雜魚之列。石斑魚泛指鱸形目鮨科石斑魚亞寇裡的各屬魚類。為暖水性的大中型海產魚類。其營養豐富，肉質細嫩潔白，是一種低脂肪、高蛋白的上等食用魚。石狗公魚一般小飯店只用以滾湯。因為石斑的售價比石狗公貴，所以有人以石狗公冒充石斑出售。

「斑」實為「班」，指「大班」。大班一詞相信來自民間口語，這種稱呼在鴉片戰爭前就有了。「大班」這個詞，泛指當時在粵的外資洋行經理的稱謂。後來亦泛指外商銀行的董事會主席，經理、司理，以至作為銀行與華商之間的橋樑——華人買辦。

水魚 - 容易受騙

水魚即鱉魚，俗稱甲魚，肉味鮮美、營養豐富，不僅是餐桌上的美味佳餚，而且是一種用途很廣的滋補藥品。水魚樣子兇惡，如果在水中捉它，會咬人，但只要將水魚撈起放在桌上，一隻手按著它的背部，另一隻手捉著其尾巴，然後提起，水魚便無法反抗，任人屠宰。

失魂魚 - 冒失、精神不集中

魚類在魚排，或魚塘中生活，水較平靜，一旦被人撈起，就會放進一個較小的魚缸，用車或小船運到市場出售。這些魚習慣在魚塘或魚排中生活，一旦轉到較小的魚缸，就不適應。而且在運送的過程中，車船不斷搖晃，魚缸內的水亦跟隨波動，有如大風大浪。魚亦在水中晃來晃去，往往運到目的地時，魚會就會反應遲鈍，不肯游動，被稱之為失魂。

而且在運送的過程中，車船不斷搖晃，魚缸內的水亦跟隨波動，有如大風大浪，魚亦在水中晃來晃去，往往運到目的地時，魚會就會反應遲鈍，不肯游動，被稱之為失魂。據說失魂魚的魚味亦會因此而變差。

鱸稿 - 廣告文章

報章所刊登的宣傳稿或賣人情的捧場文章，通稱「鱸稿」。「鱸稿」起源於上世紀三十年代香港。當時有家南園酒家，酒家的陳司理與新聞界稔熟，報人到酒家進膳，不論人數，一律免茶。一位報界前輩俞先生是南園常客，陳司理凡有宣傳文章，都請俞先生一手代辦。

三十年代酒家菜式並不多，沒有海鮮供應，南園酒家卻有一道名菜炆大鱸，由專人往大良採購，每條二三十斤。當時未有冰箱，宰了大鱸，必須在兩三天內售出。大鱸賣不出，便血本無歸。於是陳司理在門外用紅紙大書「本酒家將於某月某日生割大鱸」，俞先生亦擬就宣傳稿送各報館，請各報館免費刊登，宣傳稿標題通常是「南園酒家又割大鱸」。久而久之，這些宣傳稿被稱為「鱸稿」。

認頭 - 名花有主

頭指花鱸頭，當時南園酒家經常會宰大鱸。花鱸頭有療效，以藥材燉鱸頭，能去頭風，功效甚佳，所以有人爭購。鱸頭價高，要宰鱸，必須先有人認購鱸頭，方有利可圖，「認頭」一詞亦由此而來。

大頭蝦 - 做人不務實，冇記性

此語出於《陳白沙集》：「大頭蝦，甘美不足，豐乎外，餒乎中，如人之不務實者。」

指大頭蝦頭大冇腦。陳白沙原名陳獻章（1428—1500年），明代思想家、教育家、書法家、詩人，廣東唯一一位從祀孔廟的明代碩儒，主張學貴知疑、獨立思考，提倡較為自由開放的學風，逐漸形成一個獨特學派，史稱江門學派。因為他是廣東新會江門白沙村人，人稱白沙先生，其著作被匯編為《陳白沙集》。

攞彎蝦米 - 身體彎曲，縮成一團

廣州話詞典錄有「攞拐」，形容彎曲，「攞」是本字，指捲曲，《集韻》：「攞，手足曲病。」例見《史記·范雎·蔡澤列傳》：「先生曷鼻、巨肩、魑顏、蹙膊，膝攞。」蝦米為何會攞弓？

大的生蝦剝壳曬乾便成蝦乾，但細的生蝦太細隻，只有將其煮熟才可剝壳，煮熟的蝦會攞曲，又縮到米粒咁細，所以叫攞弓蝦米。

扮蟹 - 被捕

蟹是橫行之物，有爪有螯，被捉到之時，蟹販會用水草將其網綁，一來免走失，二來保留其體力，免肉質受損，三來免傷人。昔日有人犯法而被捉到，亦會五花大綁，送到衙門，有如綁蟹，扮蟹來源於此。

賣大飽 - 大減價，折讓

「賣大飽」即大減價，大特價。此語與茶樓點心有關上世紀二十年代，廣州有間茶樓，為了招徠顧客，推出一種大件夾抵食的大飽益街坊，此大飽有成隻碗咁大，肉餡豐富，有雞肉、叉燒、鴨蛋、燒肉、燒鴨、筍片等。大飽價廉物美，每個只售「二分四銀」，平過叉燒飽，一個就够飽，可以慳番餐飯。當時吸引了不少茶客，「賣大飽」成為流行俗語。

因為「賣大飽」可以吸引顧客，不少茶樓爭相效尤。其中有間「茗心」茶樓新開張，就在門外豎起橫額：「新開張，賣大飽」作招徠，果然吸引不少茶客爭住幫趁買大飽。但發覺大飽並無特別，餡料也是一般。正大失所望之時，有人發現大飽內有張用紙包着的五元港幣，跟着又有幾名茶客食到港幣。買大飽有港紙送的消息傳出，茶樓門口大排長龍，等候大飽出籠。影響之下，連

香港的茶樓都賣大飽，成為必備點心。

大飽成本高，利潤低，上世紀五十年代，廣州大同酒家曾有一對楹聯：「大飽易賣，大錢難撈，針鼻削鐵，只向微中取利；同父來少，同子來多，檐前滴水，幾曾見過倒流？」

賣剩蔗 - 冇人要

昔日港人喜歡食蔗，因為蔗平，一年到晚都有售，特別睇電影時，更會人手一條，邊睇邊咬蔗。生果檔主會先將甘蔗斬去蔗尾，然後將甘蔗分為約一呎長一條，排放在木頭車上，供顧客選購。選好後生果檔主會用蔗鉋將蔗鉋去硬皮，客人就會用口嚼咬甘蔗，吸取蔗汁，然後吐出蔗渣。揀蔗要識揀，一要擇蔗頭，因為够甜，二要蔗身够重，汁多，三要蔗節要少，因為蔗節很硬，不易咬開。那些接近蔗尾或者蔗節較多的甘蔗就沒有人買。此為賣剩蔗，冇人肯要。

阿茂整餅 - 無個樣整個樣

阿茂真名為區茂，是昔日廣州市蓮香茶樓之做餅師傅。蓮香樓賣老婆餅、棗蓉酥、皮蛋酥等餅食，區茂經常落鋪巡視，發現那一種餅食賣光就加做那種，即「無個樣整個樣」。本是褒義讚許阿茂親力親為，現在卻形容畫蛇添足，變成貶義。

豆泥 - 低級

「豆泥」，即是低級之謂。其來源由餅食而來。南北朝以後，「胡餅」傳入中原，由是漸漸發展成有餅餡餅餡分南北，南方以「蓮蓉」為貴，北方則重「棗泥」。

廣府人除以蓮蓉做餡之外，還重「豆沙」，那是以紅豆搓餡，去皮存沙而成，若加入白礬，就變成黑色。若用黃豆來做餡，就不叫豆沙，叫做「豆泥」。但因為三種餅餡以蓮蓉最貴，豆沙次之，豆泥則價最賤，因此凡是上不得大枱的東西，便都給人說為「豆泥」。由此引申出「豆泥嘢」、「豆泥友」等，指物之低鄙，人之不勝任。此語流行後，「豆泥」便改稱豆蓉或豆沙。

埋單 - 結賬

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，香港政府為了增加收入備戰，向食肆加收百分之五的「飲食稅」。在此之前，食客離枱，伙計會以「叫數」方式收款。一旦徵稅，食肆便要採取記賬制度，顧客拿了單據到櫃面結賬，並納稅款，稱為「埋單」。埋有集齊的意思，食肆要集齊單據，以待稅務人員查核。日治時期和戰後初期，仍須納飲食稅，後期取消了飲食稅，但「埋單」之語保留下來。內地將埋單稱為買單。

屈質 - 地方細，狹窄

間屋好屈質，招呼唔到。房屋、房間地方細，侷促稱為屈質。屈，拗曲、凡曲而不伸、困窘壓

抑，都叫屈；質是借字讀音，從「筭」中來。《說文解字》記載：「筭，迫也。」「屈筭」，後來寫作「屈窄」，並變音讀作屈質。

戙高床板 - 不眠不休

昔日睡床很簡單，用原木做床板，床板每件厚約一英吋，長六英呎，闊一英呎，三呎床，就用三塊床板架在床架上。四呎床就用四塊床板。夏天上面鋪一張草蓆，冬天鋪一張較厚的棉被或毛毡當床褥，就是睡床。戙起床板，就表示唔睡覺。

還有一句更誇張的，就是「戙起床板餓木蟲」，也是形容不眠不休。昔日，衛生條件很差，許多人的家中都有一種愛吸人體血液的床蟲，因為專門藏身在床板的兩端，或者在床板的木縫內，所以又稱「木蟲」，將牠殺死後有一種臭味，又叫「臭蟲」。到了晚上，人們入睡後，木蟲就會爬出來，吸取人體的血液，吃飽後又躲回木板內。

為了要將這些木蟲殺死，每隔幾日，人們就要將床板拿到街中，用手提高床板，然後放手讓床板墮下，將木蟲震出來，跌落地上，此時就可用木屐將木蟲逐一殺死。這種動作叫做「頓木蟲」。但是床板太重，拿到街上不方便，於是有人發明「木蟲棍」

用一條一英吋至一英吋半，長約兩英呎的四方木條，木條四面隔一定距離鑽一個小孔，可以讓木蟲鑽進去匿藏。木蟲棍放在床頭或床尾處，使木蟲不在躲在床板內，改而躲在木蟲棍中。這樣，只要拿木蟲棍到街中，敲打木蟲棍，木蟲自然就會被震出來。

另外，還衍生了一句俗語：「一物治一物，糯米治木蟲」。以前未有英泥之前，建屋是以糯米漿、禾桿草、灰沙、紅糖等物拌勻，並用力夯實，待其乾透後，即非常堅硬，稱為夯土牆。而磚牆亦以此種方法粘合，數百年都不會倒塌。因此，人們亦以煮熟的糯米，填塞木板隙縫窿罅，把木蟲封殺。所以就有此句俗語的產生。

倒塔咁早 - 未天光就開始

塔指馬桶，俗稱屎塔。昔日本港的樓宇，大部份是唐樓，沒有廁所，住客大小二便，一是到街中的公廁，否則就要在自己房中以痰盂解決，穢物就倒進放置廚房內的屎塔。一到晚上，住客就要將屎塔提到門外樓梯頂處，以便清潔工人收取。

這些負責倒屎塔的工人，大多數是女性，稱為夜香婦，俗稱倒屎婆。由於倒屎是厭惡性行業，臭味遠傳，所以要在深夜十一、二時後進行。夜香婦將屎塔提至樓下，將穢物倒在運糞車的車斗內，然後用清水將屎塔稍作清洗，放回原位。如此逐家逐戶進行，直至天光始行收工。如果住客不事先將屎塔放置門外，她們會在門口大叫：「倒塔！開門！」

二叔公賣草紙 - 問心

昔日香港的公廁很簡陋，沒有廁紙供應，當時亦未有紙巾出現，一般人上公廁大解，要自備廁紙。如果忘記帶，最常見的是以報紙代替。為了方便如廁者之需要，同時可賺取一些收入，負責清潔廁所的工人，會在公廁門外放一張矮木枱，上面放一疊黃色的玉扣紙，稱為草紙，每張大約丁方十英寸左右，每張五分鐘，即斗零，以木方壓住。需要買草紙的人放下硬幣，便可自取草紙一張。無人看檔，有否給錢，只有取草紙的人自己才知。此種經營方法，就稱之為二叔公賣草紙。

俗語中很多都會提到二叔公，例如二叔公割禾 —— 望下槓、二叔公蒔田 —— 聽殃等。

跔墩 - 失業

上世紀初，香港有大量從事苦力的勞工，每日清晨到中上環一帶海旁碼頭等候僱主招聘開工。那些苦力等得久了，便會蹲下來休息，俗稱「跔」。墩頭是在碼頭邊用來縛船纜的矮柱，他們會「跔」在墩頭上，位置較高，容易讓工頭看見。這樣蹲在墩頭上待聘，即謂「跔墩」。

炒魷魚 - 僱主辭退

昔日打工，僱主會包食包住，打工仔要自備被鋪。在老板店中住宿，晚間睡覺時要展開被鋪，起床就要將被鋪捲起收好。魷魚在鑊中受熱便會捲起來，好像捲起的鋪蓋。故此，炒魷魚是含蓄一點的暗喻，表示打工仔被辭退了，要「執包袱」和「捲鋪蓋」離開。

食穀種 - 食老本，殺雞取卵

農民在收割稻米時，都會留下一批穀，作為下一次播種的種子，此為穀種。正常情況下，穀種是不會用作糧食，因為把穀種吃掉，下一造就沒有種子，就會沒有禾稻，就沒有收成。但是如果該年失收，缺乏糧食，農民就要被迫將穀種拿來食用。「食穀種」就相當於「殺雞取卵」，形容生活窮困，迫不得已要「食老本」。

混吉 - 得個講字，全無誠意

舊日小型飯店每天出售的雞鴨肉類，會先用一鍋沸水弄熟，這鍋沸水有點肉味，加上一點味精，就是一味清湯，凡顧客光臨，即免費奉送一碗清湯，但因為只有清水，沒有肉，空空如也。空不好聽，改叫吉，這碗清湯就叫吉水。一些窮得沒飯吃之人，走進飯店坐下，伙記奉上吉水一碗，他立即一飲而盡，跟著離去。對這些目的在於混一碗吉水填肚之行為，伙記稱之為「混吉」—— 無幫襯。

紮炮 - 沒有飯開

香港人早期穿唐裝，褲子要用褲頭帶綁紮。褲頭帶通常用布或綢紗製成，窮等人家亦有用繩或水草 替代。當時香港開設許多炮仗廠，炮仗的製作過程是先用土紙 捲成一個炮仗空殼，然

後將這些空殼逐個豎起，排成六角形，再用繩圍著六邊形的炮仗殼，紮成一「餅」，稱為「紮炮」。紮好炮後，用一條長針形的工具，逐一將炮仗殼內邊的底部封密，稱為「鑿炮」。最後在炮仗廠灌入火藥和插引，再將炮仗口封密，便成為炮仗。

炮仗空殼需要紮成六角形為一餅，但內部沒有火藥，空空如也。人若沒錢開飯，亦要將褲頭帶紮緊，肚子卻如炮仗殼空空如也，故名為「紮炮」。

食屎食著豆 - 好彩、因禍得福

日治時期，香港糧食短缺。起初日軍強迫市民兌換軍票，以當時四元港幣換一元軍票，一斤大米本來值兩毫軍票，後來升至一百軍票，甚至是三百元軍票；而每人每日獲配的大米從「六兩四錢」降至「三兩二錢」，份量大約是半碗飯左右。因此有些人只能靠野菜、木薯維生。後來有人發現，日軍的軍馬是食豆類植物，有時這些豆類未曾完全消化，就會被排泄出來，有人就在軍馬的馬屎中找尋這些未曾消化的豆來充飢，就出現了這句充滿辛酸的俗語。

炮仗頸 - 性格率直，毫不保留

這句話與香港早期的爆仗工業有關。造炮仗最危險的工序是密封炮仗頂部，即「炮仗頸」時，要注入火藥和插引。進行這項工序時，必須嚴防「撞火」。火藥爆炸不一定是煙火引起，炮仗廠內嚴禁帶火柴進入，又不可以穿木屐，甚至連糖果也不能帶進廠內。

因為工作關係，炮仗廠的地面必然會有火藥留下，如果穿木屐，和地上的火藥磨擦，就會撞出火花，廠內的枱也不能移動，因為亦會引起磨擦，就算包糖果的糖紙也容易「撞火」，撞出火花時，全廠就會爆炸。用「撞火」一詞形容脾氣暴躁，容易動怒，亦由此而來。

扭紋 - 頑劣，不聽教

「扭紋」出自「扭紋柴」一詞。昔日煮飯是燒柴薪的，一般家庭用來燒火的柴大致分兩種，一種簡稱「坡柴」，來自新加坡，一種稱「雜柴」，來自南洋山打根一帶。前者都是屬於一種樹木的樹身，較為粗大，木紋直，後者則是多種樹木的枝幹，較為幼身，因為有支節，所以木紋扭曲。柴枝粗，放不入灶內，粗大的柴就需要用柴刀劈開，一分為二或一分為三條，這就是所謂的破柴了。坡柴紋直，容易破，雜柴多扭紋，難破，「扭紋柴」就是指此，對那些難相處愛找麻煩的人，稱為「扭紋柴」。小孩頑劣，就以「扭紋」來比喻。

五十斤柴 - 一樂也

昔日香港人所用之燃料通常是木柴，這些木柴出售時以斤為單位，一百斤為一擔，把木柴放進一個以竹造成的 U 形柴絡，每個柴絡可放五十斤，一頭一絡，中間用扁擔挑起來，就合共一百斤了。五十斤柴，就是一「樂（絡）」也。

一担擔 - 大家一樣樣，並無分別

昔日以肩膊挑重物，用一條扁擔將貨物分在兩端挑起，因此兩頭的貨物要一樣重。後來引伸到兩個人都是一樣表現，為之「一担擔」。

揪秤 - 不服氣，有異議

秤是一種傳統的稱重工具，當使用時，一端有個鈎或者盤，另一端有秤砣。將要秤的貨物吊於鈎上或者放在盤上，移動秤砣令貨物與秤桿兩邊平衡，就可知道貨物的重量。但如果有人質疑負責秤貨物的人不公正，秤桿不平衡，就會上前用手執著秤桿，要求重秤，此為「揪秤」。

起碼 - 最低限度

碼是指「砵碼」，是一種秤算重量的用具。昔日用以量重的是天平或磅，一個天平或磅有多個不同重量的砵碼，首先將貨物放上天平或磅的一端，然後在另一端放上相等重量的砵碼，就可秤算出貨物的重量。每一個天平或磅都有一個最小最輕的砵碼，這就是「起碼」。

敲竹槓 - 敲詐

昔日未有汽車發明，交通工具只靠人力車及竹轎。遊人登山，會乘竹轎，中途轎夫停下來休息，不斷以手敲打抬竹轎的竹桿，暗示遊人加些工錢，否則不再抬，故此引伸成敲詐。

搭錯線 - 問非所答，言不及義

最初出現電話時，使用者少，亦不是自動化，電話機亦不是如今的樣子。話筒與聽筒是分開，不使用電話時，聽筒擱在話筒的掛勾上。要打電話給人，先要拿起聽筒，用手將話筒的勾輕力打數次，電話機樓的接線生看到錶板上的燈閃亮，就會問你想接通的電話號碼，然後把來線插入對方的正確出線插座，接通兩條電話線，便可通話。通話完畢後，錶板上的燈會熄滅，接線生就會將線拔出收回，稱為收線。但有時接線生插錯插座，駁錯線，於是電話兩頭的人就說「搭錯線」，由此表示互不相關，問非所答的意思。

新絲蘿蔔皮 - 不配身份

有錢人家愛穿皮草，此乃身份象徵，貴重的是貂、狐等珍稀獸皮，保暖又添聲價，雍容華麗。皮草中有一種老羊皮，毛長色白，形如切得很的「蘿蔔絲」，因稱其為「新絲蘿蔔皮」。這種皮草雖然保暖，但未能與貂、狐等皮草相比。社會地位不高的暴發戶學人穿這種皮草充撐場面，被嗤之以鼻：「乜嘢新絲蘿蔔皮呀？」

冇鞋挽屐走 - 速速、匆忙

屐以木製，屐頭部分釘上一塊闊約三、四吋的膠屐皮，分男、女裝，可以在家中穿着當拖鞋，亦可出街當鞋着，在舊日香港人的衣着鞋襪中佔相當位置。上世紀五十年代初，每對男裝木屐約售三毫子，女裝屐因為有手描花卉圖案的貴些，每對約售五毫。

木屐不易穿着，因為較重，特別是落樓梯，很容易踩得不穩而失足，如果奔跑，難度更大，好易仆倒。想走得快，最好赤腳，用手挽着雙屐，一來走得快，二來對屐皮無咁容易爛。屐皮爛了，又要花錢去換過一塊。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，出現了以樹膠材料製的拖鞋，因為是從日本傳過來，所以叫日本拖，膠拖又分人字拖和十字拖兩種。由於輕便，舒適，木屐便遭淘汰。

照田雞 - 睇相

在街頭為人看相算命的人稱為睇相佬，通常只會在夜晚開檔。當有客人光顧，便會提起火水燈照著客人的面及手，此時客人不能亂動，以便睇相佬看得清楚其面相或手相。此種情形有如鄉間晚上捕捉田雞，一見到田雞使用燈照著，田雞便會不動，任人捉拿，故稱看相為「照田雞」。

有紋有路 - 有條理

做事有計劃、有條理、有步驟，廣府人稱之為有紋有路。紋路本義是指人手的掌紋和指紋，是個名詞。例如元朝劇作家關漢卿所撰雜劇《狀元堂陳母教子》一折，寫陳母的兒子老三赴京考試前，誇下海口，說考取狀元有如「掌上觀紋，懷中取物——這掌上觀紋，如同手掌裡紋路兒，把手展開便見，覷那官則是個容易」。

「紋路」一詞，傳到廣東後，變成形容詞，並根據掌紋及指紋的本義加以引伸，成了有系統、有條理的代詞。

黃綠醫生 - 騙詐，不學無術

「病咗咁多日都未好番，唔好再睇呢個黃綠醫生喇。」「黃綠」應為「黃六」。根據上世紀三十年代孔仲南所著《廣東俗語考·卷九·釋性質》：「黃六，虛偽無實謂之黃六。有黃六先生。黃黃六六之說。相傳黃巢兄弟六人。巢居第六而詐。故曰騙詐為黃六。」

燉冬菇 - 降職

早年香港華籍警員的警帽像一隻冬菇，是沿用清朝軍帽的款式。帽用竹片編織而成，俗稱竹節帽。警員分「軍裝」及「便衣」兩種，軍裝須穿制服，便衣不用。由軍裝調至便衣被視為一種「升調」，意味著做得出色，得到上司賞識。但當便衣警察犯錯，便被「下調」再任軍裝，又要戴上那頂形似冬菇的警帽，俗稱「燉冬菇」。這裡的「燉」不能解作「煮」，而是「燉」與「褪」音近，暗含倒退之意。此俗語先在警界流行，後變成社會上俗語用詞。

一五一十 - 全盤說出

此語源出於以前鴨蛋街的蛋店工人數蛋，他們左手一抓五隻，右手一抓又是五隻，一面數，一面唸唸有詞：「一個五、兩個十、三個十五、四個二十……」。如此一直數下去，清清楚楚，絕少出錯。後來人們把「和盤托出」說成「一五一十，講晒出嚟。」

拉布 - 拖延

「入咗一球就打拉布，係度拖延時間」。「拉布」出於本地足球。足球賽中，其中一方領先，想控球在腳以保持勝果，就不思進攻，只把球在中場傳來傳去，極力拖延時間，廣州或香港球圈中人稱之為「拉布」，如同紗廠曬場上工人的工作模樣。早年香港紗廠林立，布匹在染房染好後，要拿上曬場拉直掛晾曬乾。工人要把布匹拉直來晾曬，拉來拉去，太陽猛烈加上風大，根本不必掛晾，布匹已拉乾了。「拉布」就是把對手的體力和時間拉乾消耗，慢慢由足球賽之術語變成俗語。

賓虛咁嘅場面 - 大場面，人山人海

賓虛是一套美國荷李活電影，以 70 米厘闊銀幕方式拍攝，1961 年尾在香港上演。故事講述賓虛（由查路登希士頓飾演）本是一位猶太王子，後被朋友馬沙拉（由史提芬杯飾演）出賣，淪為奴隸。賓虛幾經磨難，終於重獲自由，向仇人發起了挑戰。片中不乏大場面，特別是壓軸一場馬車大賽，人聲嘈雜，車仰馬翻的鏡頭影像，令當年的觀眾嘆為觀止。後來，大家一見到人多熱鬧的場面，就會用「賓虛咁嘅場面」來形容。

沙漠梟雄 - 塵夾冇水

此句亦出自一套外國電影「沙漠梟雄」，英文名直譯為「阿拉伯的勞倫士」，由英國明星彼德奧圖飾演主角勞倫士。1965 年 2 月 19 日在香港上映，非常賣座。電影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，英國軍官勞倫士在開羅情報部及英國外交部阿拉伯局任職，期間拉攏阿拉伯部族，協助阿拉伯起義對抗奧斯曼帝國的事蹟。全片大部份外景都在沙漠地區拍攝，只見沙塵，不見水源。因而產生了這句俗語。

賭，不單是賭博，昔日還是一種娛樂，不少俗語都和賭有關。

食夾棍 - 瞞上欺下，從中取利

「夾棍」是清朝的一種刑具，用法是以兩條木棍夾着犯人雙腿，施加壓力，令犯人雙腿被夾至紅腫疼痛。「食夾棍」一詞則源於牌九，「食」這個動詞有接受、承受的意思，食夾棍就表示兩面都受着。當莊閒兩家點數相同時，一律由莊家勝，出現莊家大小通吃的局面。在日常生活上，

如果有中間人在買家與賣家不知情的情況下從中取利，就叫「食夾棍」。

坐定粒六 - 絕對有把握

舊日很多賭博都用「骰子」進行，其中一種叫「擲牛六」，即是擲一粒骰子鬥點數大。骰子有六面，由一至六，最大就是六。如果擲得六，當然有贏無輸。

走雞 - 錯過

「雞」就是賭博用具中的骰子。有種賭法是把一粒骰子擲放碗中，直至骰子自行轉動至停止，再看其頂的點數多少而決定勝負。如果太大力擲骰，骰子跳出碗外，這叫「走雞」，擲出的數字不算，要重新再擲。久而久之，「走雞」就變成錯過的意思。

三唔識七 - 絕無關係

昔日有一種以天九牌來做賭博的玩法，叫「合十」或「密十」。每人取兩隻天九牌，兩隻牌點數之和，最大是九點；最細、必輸是十點，即密十。

一戙都冇 - 無辦法

天九牌分文子、武子兩種牌，組合有數種，如一對、三隻、四隻，當中又分文對和武對。莊家先出牌，閒家（即其他參加者）要出同類組合的牌，例如文打文，但文不能打武。不能打，沒牌可出，唯有墊，即放下相同數目的牌，這一疊牌就是「一戙牌」。下家如有牌可出，便能贏得上家那一戙牌。玩到最後一隻，人家出牌，自己如無一戙牌在手，即使有大牌亦不能打，還要輸雙倍。

打骰 - 指揮一切

以前牌九檔做莊的人，以擲骰子的點數決定取牌次序，稱為「打骰」。除了打骰之外，做莊的人還有權決定從左或右開始取牌和取牌的方式。

揭盅 - 真相大白

揭盅此語出自番攤，賭番攤是用一個金屬造的蓋子，將抓出來的攤子蓋住。這蓋子的形狀似茶盅的蓋子，攤館中人稱為「盅」。賭徒下注猜測盅蓋下面的攤子開甚麼攤。停止下注後，扒攤子的人將盅蓋揭開，用竹籤把攤子扒開，就知道開甚麼攤，因此將「揭盅」引伸為真相大白的代名詞。

三扒兩撥 - 做事迅速，動作簡單

昔日一種賭博名番攤，先把一堆好像鈕扣的攤子用一個盅蓋著，開攤時把盅揭開，用一條竹籤

把一堆攤子撥一旁，然後以四個一組地扒開，稱為「一皮」。如果趕時間，不依規則，急急要把攤子扒完，就會三扒兩撥。

磨爛蓆 - 不肯離開

昔日賭檔的桌面鋪以草蓆，所有的賭具，賭金都放在上面，如果有差人冚檔，賭主就會捲起張蓆，將賭具賭金包起一走了之。差人冚檔，首先會將賭具及賭金收起，作為證據，那些賭金就稱為「蓆面錢」。因為那些賭具，例如骰盅、攤皮，都放在草蓆之上，開賭之時，經常磨來磨去，磨得多，草蓆就會爛，此謂之「磨爛蓆」。因此，爛賭之人會被稱為磨爛蓆。

渣 - 水皮，冇用

「渣」一詞起源於鬥雀。香港以前有鬥雀賭博。用來投注的鬥雀有三種，稱為武雀，一是畫眉、二是豬屎渣、三是鵪鶉。豬屎渣正名為鵪鶉，青黑色白胸小鳥，長尾，喜在垃圾堆、荒地、山溝水邊，以及人家園地裡覓食，非常粗生，身價很低。豬屎渣之打是因為爭地盤，鬥豬屎渣時先將兩個雀籠緊貼，籠口對籠口，兩雀就會隔籠啄鬥。到了相當時候，雙方籠主就會就各自拉起籠鬥，兩隻豬屎渣就會為守土而起惡戰。惡戰結束，鬥輸之雀會縮伏在籠底，勝方稱為一渣，輸者為二渣，此時勝方雀主就會向對方說：「真係渣」。

落疊 - 中計，落入陷阱

落疊應為「落踏」，出處是鬥雀。以前省港兩地流行鬥雀，俗稱打雀。其中一種鬥雀以畫眉鳥為主。「落踏」一詞正出自打雀這活動。鬥雀的方法有兩種，一種是將與鬥雀的兩個鳥籠先鬥對鬥，再把鬥慢慢拉起，畫眉鳥會立即振奮起來，由鳥籠的橫枝跳下鳥下面的半圓形踏腳，再進入對方的鳥籠，打個你死我活。另一種方法是用一個較大，稱為打籠的雀籠，雙方引誘自己的鬥雀由鳥籠上的橫枝跳下，再進入打籠，稱為過籠。

兩雀相遇後打個你死我活。而鳥籠上的橫枝名為雀踏。此種由鳥踏跳下的動作稱作「落踏」。「落踏」一詞後泛引用為中計，落入陷阱。亦有說落疊此語出自賭場。疊碼又稱沓碼，沓是疊或堆起的意思，疊碼是一種賭場招攬客人的手法。賭場通過一些俗稱疊碼仔的人，帶一些客人到某賭場賭錢。疊碼仔把客人的現金碼換成泥碼，賭場就按疊碼仔所換取的現金碼數量，發放佣金給他們。疊碼仔換的現金碼越多，佣金就越多。疊碼仔的工作是尋找賭客客源、鼓勵賭客到賭場博彩，稱之為落疊。

搶閘 - 爭先，快人一步

搶閘一詞亦是馬場術語。賽馬是將出賽馬匹排列在一條直線上，前面有一個閘將馬攔住，賽馬開始，司閘員便將閘門拉開，騎師便立即策馬搶先跑出。當年賽馬所用的閘有如打排球的網，用

一條長竹竿把網串起，開跑時向上拉。有經驗的騎師會在網閘剛剛拉起時搶先策馬而出，稱為「搶閘」。

造馬 - 做假，不公平、操縱結果

「造馬」，形容某些不公正的事，卻視為理所當然。此句在賽馬圈內最為流行，即是預先操縱賽馬結果。賽馬應該是在公平之下競賽，但有人預早內定某一匹冷馬跑出，並做了手腳，令另一匹大熱門馬匹倒灶，因而贏大錢，就叫造馬。後來用「造馬」來形容有人預先操縱事態發展結果。同樣是操控結果的說法，亦有「打假波」一詞，來自球類比賽。呢個男仔咁㗎，竟然被選為大隻先生，擺明係造馬喇！

踢腳 - 忙碌，應付不來

「今日咁多客，做到踢晒腳！」踢腳一詞出自馬場，當馬匹出賽時，一群馬匹擠在一起向前奔跑，看起來好像會腳踢腳，而事實但上亦有些馬會自己的後腳和前腳相踢。以踢腳形容工作突如其來，忙於應付，有如馬場的「踢腳馬」。

六國大封相 - 血案

粵劇是昔日港人喜愛的娛樂之一，不少俗語源出於此戰國時候，鬼谷子學生蘇秦到六國游說合縱之計，目的是破壞張儀連橫之計，保護、聯合六國不被強秦所侵。蘇秦口才了得，受六國諸侯聘為六國國相，佩六國相印，風光一時無兩。粵劇戲班在每一台戲公演前，照例先上演一場「排場」戲「六國大封相」。「六國大封相」出場人數最多，全個戲班上下幾十人都有份演出，並且從角色崗位中知道某人的身份職位。

1951年，灣仔駱克道一個姓朱的租客因長期失業，遭人白眼，他常言：「總有一日做齣『六國大封相』你睇睇！」11月5日，他狂性大發，操刀殺人燒屋，引致三死三傷，成為當時大新聞，不料他所說的「六國大封相」竟是發狂斬人！這件慘案令「六國大封相」成了血腥暴力事件的代名詞。

做場大龍鳳 - 合謀，熱鬧

此語出自香港早期一個著名大戲班「大龍劇鳳團」。大龍鳳劇團成立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，由何少保擔任班主，鳳凰女及麥炳榮擔綱，演出過著名粵劇《鳳閣恩仇未了情》、《百戰榮歸迎彩鳳》、《刁蠻元帥莽將軍》及唐滌生所編撰的《韓信一怒斬虞姬》，大受歡迎，成為當時的粵劇班霸。

廣東大戲，是糅合唱做唸打、樂師配樂、戲台服飾、抽象形體等等的表演藝術。每台大戲演出之前，都需有綵排，多方配合，因此就有了暗喻、虛擬、假定的意思。而大龍鳳是當時最得令的

戲班，因此就將產生了「大龍鳳」作為代名詞。

耍花槍 - 打情罵俏

耍花槍其實是一種舞台上的演出，花槍是一條木造的長槍，槍頭是鈍的，槍身纏以花布，所以稱為花槍。表演時兩人互持花槍對打，只注重花式，並非真的打個你死我活。夫妻或情侶間的吵鬧，亦只小打小鬧，亦非真的反面，有如「耍花槍」。

大花面抹眼淚 - 離行離邇

大花面是粵劇中的一個行當。粵劇的行當分工最初仿效湖廣漢劇班，分為末、淨、生、旦、丑、外、小、貼、夫、雜十個行當。「大花面」就是指粵劇「淨角」的一張臉。因這類角色多為粗獷剛強的人物，面上色彩較豐富以突顯其鮮明個性，眼睛及嘴巴附近會塗上黑色，眉毛亦會畫得長長並向上翹起以表現威嚴。當演劇要抹眼淚時，大花臉不能用手真的抹面，要離面隔空假意地抹。「離行離邇」即離開行列，也比喻做事離開了規範。

爆棚 - 滿座

舊日鄉下做大戲是臨時蓋戲棚的，觀眾多，擠得戲棚水泄不通，猶如迫爆戲棚，現在借喻滿座、容納不下。

啱線 - 剛剛好

粵曲有各種梆黃皮腔、工尺譜。中樂師在演奏前，彼此要調校樂器的絃線，免得唔啱音。絃樂多是兩條線，一條「合」線，一條「尺」線，雙絃譜中之「合尺線」只得五個音階：「合士乙上工」，樂師一邊調校絃索，一邊猛拉猛彈，發出「何車、何車」之聲。校啱絃索，撞啱音，就叫「啱線」，即係剛剛好。而另一句俗語：「合晒何車」亦因而產生。近日亦流行一句「啱 Key」，字面意思似乎一樣，但啱 Key 的意思是同聲同氣。「正想搵你飲茶，竟然喺呢度撞到，真啱線！」

撞板 - 做錯，碰壁

「撞板」不是撞向木板，而是與粵曲中的丁板有關。傳統粵曲講求的節奏稱為「丁板」。如果唱曲的人不按節奏唱，便會撞「丁板」。唱啱節奏，就稱為「有板有眼」。後來廣府人將闖禍或者遇事不順亦喻為撞板

收科 - 結束

「而家亂晒大籠，問你點收科？」「科」，原指戲劇中人物動作的結束，亦指戲劇的結尾。收科是結束人物動作或完場。如果安排出錯就收唔到科。另外還有一句「煞科」，意即最後一場演出，亦出自於此。